

国内外留守儿童问题研究述评与展望^{*}

杨国才¹, 朱金磊²

(1.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1; 2. 云南日报社, 云南 昆明 650032)

[摘要] 通过分析 1993—2012 年发表的 6611 篇文献, 发现 20 年间国内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教育、心理健康、个体安全、监护类型、情感生活、性别结构、社会化困境、规模、分布以及留守女童等内容。在肯定当前既有成果的同时, 指出必须正视相关研究存在概念不清晰、视角片面、学科背景单一、重描述轻解释、忽视边疆民族地区留守儿童等不足。今后, 应加强学科合作, 组建多元化协同发展研究团队, 创新研究方法, 形成经典研究范式, 避免低水平重复, 提升国内学者的国际化视野。

[关键词] 留守儿童; 社会和谐; 城乡二元结构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110(2013)05-0113-07

留守儿童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而出现的特殊结构性社会问题, 是我国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不合理现象的附属产物。进城务工的农民在福利保障、医疗保险、子女就学等方面无法平等地享受市民待遇, 为了降低生活成本, 大部分农民工不得不将子女留在家乡或寄养在亲戚朋友家, 这些子女即是留守儿童, 他们被迫面临“缺失型”的成长环境, 在个体安全、心理健康、学习教育等方面存在隐忧。留守儿童问题是当前切实关心下一代成长, 改善民生,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 消除区域发展差距, 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现实着力点之一, 也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 留守儿童随着我国“民工潮”的出现而大量增加, 但最初留守儿童问题并没有引起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只有一些报道零星见诸媒体。我们在中国知网按

“留守儿童”跨库检索, 1993 年——2004 年只有 40 篇文章, 其中个别年份如 1995 年没有一篇文章; 至 2005 年相关文章则有 139 篇, 此后研究留守儿童问题的文章更是井喷式增长, 至 2012 年共有 6611 篇文献。以上数据说明, 从留守儿童大规模出现到引起社会各界重视, 经历了 15 年左右的时间。转折点出现在 2004 年, 一直到 2013 年,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9 年聚焦“三农问题”, 农村中的留守儿童问题也得到应有的重视。期间, 2004 年 5 月 31 日, 教育部组织召开“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座谈会, 专门研究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随后全国妇联和中国家庭文化研究会组织召开了“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社会支援行动研讨会”。2012 年 3 月 5 日, 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关爱留守儿童, 着力解决农民工在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子女入园上学、住房租购等方面的实际问题, 逐步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民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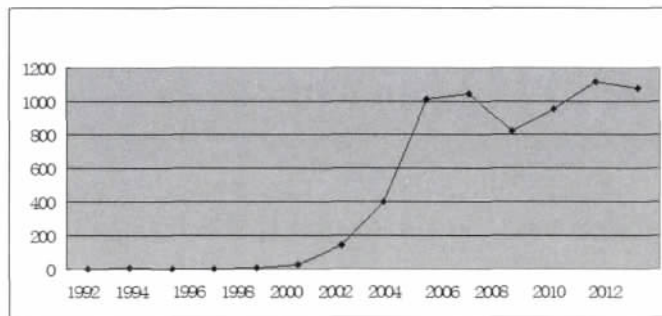


图1 1993—2012 年国内留守儿童研究文献数量

^{*} [收稿日期] 2013-06-30

[作者简介] 杨国才(1954—), 女, 白族, 云南大理人,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为性别社会学。

对有关文献的研究内容进行分析,发现国内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教育、心理健康、个体安全、监护类型、情感生活、性别结构、社会化

困境、规模、分布以及留守女童等方面内容,尤其是关于留守儿童教育与心理健康方面研究的文献占总量的59.27%,详见表1。

表1 1993—2012年国内留守儿童文献内容分析表

序号	文献内容	论文数量	所占比例
1	留守儿童的教育	2017	30.50%
2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1836	27.77%
3	留守儿童的个体安全	610	9.23%
4	留守儿童的监护类型	562	8.51%
5	留守儿童的情感生活	475	7.19%
6	留守儿童的性别结构	288	4.36%
7	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困境	233	3.52%
8	留守儿童的规模	211	3.19%
9	留守女童	158	2.39%
10	留守儿童的分布	76	1.15%
11	其他问题	145	2.19%
总计	留守儿童问题	6611	100%

总之,学术界在留守儿童问题研究方面已经积累了数量可观的文献与经验,对其进行总结分析,有助于准确把握留守儿童各方面情况,制定合理的对策建议。

一、国外对留守儿童的相关研究

留守儿童的产生有其深刻的背景和原因。在全球化浪潮的大背景下,留守儿童问题具有国际性,尤其是中国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一)留守儿童产生的原因

留守儿童产生的背景和原因具有复杂性,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尽相同。一些学者从移民的角度考察了国外留守儿童问题,指出虽然在现代化进程中,欧洲也曾出现过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迁移的情况,但由于移民能够在新居住地获得平等的就业、教育机会和社会地位,几乎没有出现未成年子女与父母分离的情况。而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流动中,东道主国家为使生产成本最小化而维持移民工人的过渡身份;在国内流动中,农村移民在城市没有正式户口而不得不面临就业、住房及子女教育的障碍,正是流入地存在的制度性壁垒导致留守儿童的产生。^[1]从阶层来看,移民引起的留守儿童存在于社会不同层面,但在农村低收入家庭中更为普遍。贫困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缺失是产生留守儿童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留守儿童分布的区域

从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留守儿童的分布区

域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东欧、拉美(主要为加勒比海地区)、非洲和亚洲地区的留守儿童数量巨大且呈急剧上升趋势。其中,在亚洲除中国外,留守儿童最多的是菲律宾,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估计有800万,^[2]而研究者较为保守的估计是300到600万菲律宾儿童因为父母在海外工作而留守。^[3]有的研究者则认为菲律宾留守儿童约900万,占青少年人口总数的27%。^[4]在非洲,难民流动特别频繁,同时农村的迁移率特别高,并伴随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这些是导致留守儿童产生的主要原因。^[5]在拉丁美洲的加勒比海地区,学者们主要结合移民性分离的盛行率考察留守儿童的成因。^[6]近年来,由于东欧经济移民急剧增加,留守儿童也大量产生。^[7]可见,大部分留守儿童分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客观上反映了世界经济的人文地理分布。

(三)留守对儿童产生的影响

国外学者主要从生活、教育、医疗健康、行为心理等方面考察留守对儿童产生的影响,所得结论不尽相同。在生活方面,有的学者认为父母汇款对留守儿童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积极影响,^[8]而多数研究表明亲子分离会导致儿童生活环境变化,造成家庭组织和功能的无序,给留守儿童带来生活的困难及不适应。^[9]在教育方面,部分研究发现移民汇款提高了入学率而降低了辍学率,父亲的移民对儿童的学习成绩有积极影响;^[10]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以

及要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留守会对儿童的教育产生消极的影响。^[11]在医疗健康方面,部分研究认为儿童父母的早期移民会对儿童的总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由于一些留守儿童的食欲减少,体重开始下降,留守儿童的健康状况低于非留守儿童;^[12]但也有研究表明,家庭收入的增加会改善儿童的健康服务,留守儿童的整体健康状况要好于非留守儿童。^[13]在行为心理方面,部分研究者认为亲子分离会导致孩子心理方面的问题,影响社会化进程及其后期的发展;也有部分研究者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留守儿童在适应社会方面基本没有问题,在家里能够和其他家庭成员有好的相处,留守儿童与父母的分离一般不会对其产生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留守儿童的研究呈多元化状态,不同观点之间存在激进与保守之分,但研究采用的多元化理论视角与方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二、国内有关留守儿童问题的基础性研究

国内留守儿童的概念最早由上官子木在《隔代抚养与留守儿童》(1993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留守儿童是特指父母亲出国而被留在家中由祖父母照顾的儿童。随后留守儿童的概念内涵根据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通常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而留守在家的儿童,孙顺其的文章《留守儿童实堪忧》(1995)最早以此含义进行研究。纵观以往关于留守儿童研究的概念界定,归纳起来有涉及父母外出的数量与时间长度、儿童年龄的大小等三个维度。对于父母外出的数量维度,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也就是“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但是对于后面两个维度,大家则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留守儿童的规模

由于以往研究过多关注地域性问题,加之概念界定缺乏统一标准,社会各界对中国留守儿童的规模各持己见。教育部在2004年5月31日召开的有关座谈会上认为,当时农村留守儿童已近1000万。有的学者依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抽样数据测算,指出2000年,农村留守儿童已经达到1981.24万;之后,联合国儿基会估计2006年我国农民工子女已经达到4300万(2006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这其中留守儿童有2300万;段成荣、杨舸在《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2008)

一文中测算指出,2005年全国的留守儿童规模达到7326万人;而农村留守儿童数量占全国留守儿童总数中的80%,其规模达到5861万人。他们测算的根据是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抽样数据。

(二)留守儿童的分布

据全国妇联《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的数据,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分布十分集中,其数量在全国排名前10位的省份是四川、安徽、河南、广东、江西、湖南、广西、湖北、贵州和江苏,其中前6省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占全国留守儿童总数的52%。留守儿童较多省份多数属于劳动力输出大省,由于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而产生了大量留守儿童。与中西部省份劳动力的跨省流动相比,广东、江苏的劳动力则主要是从较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省内流动。因此,也导致了一定数量的儿童留守在家。^[14]而人民网的资料显示在调查的11个省(市、区)中,农村留守率最高的是湖南(51.3%),其次是重庆市(40.0%)和河南(39.2%)。此外,安徽、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的农村留守率也比较高,分别达到31.3%、29.9%、26.6%和23.8%。农村留守率最低的海南省仅为1.3%,其次是甘肃,农村留守率为5.3%。^[15]这些数据表明,留守儿童分布集中的地区除人口较多、经济欠发达之外,安土重迁等传统观念的影响也逐渐淡化。

(三)留守儿童的性别结构与监护类型

关于留守儿童的性别结构,全国妇联对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大部分省份的农村留守男童多于农村留守女童,农村留守男童少于农村留守女童的省(市、区)只有北京、上海、内蒙古、宁夏、新疆。在全部5861万农村留守儿童中,男孩占53.71%,为3148万;女孩占46.29%,为2713万,性别比为114.75。从各年龄组的性别构成上看,男孩数均多于女孩数,而且年龄越小,性别比越高,这种趋势表现得十分稳定。^[14]在人民网调查的11个省份留守儿童中男孩比例为50.2%,女孩比例为49.8%。

在留守儿童监护类型的研究中,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打工,必然造成监护类型的变化。李庆丰在《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发展的影响——来自湖南、河南、江西三地的调查报告》

(2002)一文中较早提出了三种类型:隔代监护,即由祖辈(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抚养的监护方式;上代监护,即指由与孩子父母同辈人(亲戚朋友)来监护的方式;自我监护型是由于没有之前两者的有利条件,监护的责任就让度给孩子自己的方式。^[16]段成荣、周福林在《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2005)中认为留守儿童的家庭结构有儿童单独留守、儿童与父亲留守、儿童与母亲留守、儿童与母亲和其他亲属留守、儿童与父亲和其他亲属留守、儿童与其他亲属留守等6种。^[17]高亚兵的《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调查》(2008)则将监护类型分为4种:留在家里的父亲或母亲一方的单亲监护;由祖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抚养的隔代监护;由与孩子父母同辈人(亲戚朋友)来抚养的上代监护;由哥哥姐姐照顾的同辈监护。^[18]

全国妇联的调查资料显示,在全国范围内,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外出的占52.86%,父母一方外出的占47.14%。在监护类型中,和祖父母一起留守的比例最高为25.56%,其次为和母亲单独留守占22.66%,和其他人一起留守占15.72%,和母亲及祖父母一起留守占10.73%,和父亲单独留守占9.45%,和父亲及祖父母一起留守占4.30%,其他情况占11.58%。

三、国内有关留守儿童问题的应用性研究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留守儿童问题逐渐进入公共视野,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诸学科分别从不同视角对留守儿童问题进行剖析,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

(一)留守儿童的社会化困境

研究文献表明,我国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主要有三种形式:祖父母的隔代抚养、其他亲属的监督式抚养和父亲或母亲的单亲式抚养,由于缺乏监管人有力的指导培育,留守儿童处于“放养式”的家庭环境中,极易出现心理孤独、道德滑坡、失学率升高等一系列不良现象。父母作为儿女成长过程中的第一任老师,对儿女的社会化进程影响至深且巨大。父母角色的缺失或弱化极易导致留守儿童出现社会适应性障碍,同时加大同辈群体对留守儿童价值观、行为、内心情感等产生的影响。不少学者的研究表明,同辈群体的影响具有双面性。一方面,从人际互动的视角来看,同龄群体彼此有很强的吸引力,它的群体规范和价值往往被个人当做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参照系,留守

儿童会将同龄群体的行为方式作为评价自己和他人的标准,作为自己的社会观和价值观的依据。另一方面,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父母的监管和引导,导致他们在选择同辈群体成员时,失去辨别的方向,容易加入不良群体,致使其在社会化过程中偏离正确的生活目标,从而导致失范行为甚至违法犯罪的发生。^[19]

(二)留守儿童的教育表现

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是否会受到父母进城务工的影响,存在积极与消极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没有显著影响,一种则认为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外出务工人员形成的多元教育观念对子女的学业会有一定的引导作用。如果父母对子女的学习持消极不支持的态度,则会使部分学习成绩不好的留守儿童产生厌学情绪或“读书无用”的思想;但如果父母对子女学习寄予很高的期望,则会成为留守儿童学习进步的重要因素。^[20]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课题组的调查结论是在学习兴趣上农村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基本没有差异,在对自身学习成绩的认识上也没有明显差异。绝大多数留守儿童能够以积极的态度认识自己的学习成绩,只有一小部分留守儿童感觉自己学习成绩比较差。研究者调查发现,虽然学习成绩上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差别不是太大,但是与父母的分离对儿童的学习动机、学习过程监督、学习环境等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导致部分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有所下降。

(三)留守儿童的心理状况

学术界关于留守儿童心理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健康、行为习惯、性情人格等方面,形成激进、保守、中性三种立场,至今未有定论。激进的研究认为,55.15%的留守儿童表现为任性、冷漠、内向、孤独,^[21]普遍存在自卑心理、孤僻心理、逆反心理等不健康问题,存在人际交往障碍以及偏差行为,^[22]且父母离开时间越久对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就越大。有的研究表明,与富裕地区的孩子相比,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程度更高,但是在人格特点上,后者更容易表现出情绪不稳定、孤僻、与环境相处困难等问题。^[23]中性的研究认为,留守儿童的心理总体上是正常的,与非留守儿童相比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在中小学阶段的留守儿童中女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要低于男

生,主要表现为在恐怖倾向、学习焦虑、对人焦虑与自责倾向方面女生比男生更加突出。^[24]

(四)留守儿童的情感生活

亲子分离必然对留守儿童的情感生活带来影响,有的学者甚至称其为“情感饥渴的孩子”。许多留守儿童表示父母外出后家里冷清了很多,“很想和妈妈一起睡,那样感觉很温暖”。一项调查研究发现,半年以上能回家一次的父母仅有28.1%,与父母沟通较少、根本不知道父母在外做什么工作的留守儿童占到40.4%,一半以上的留守儿童与父母通话从来不超过3分钟,甚至有一少部分儿童与外出父母毫无联系。在衣着卫生方面,由母亲照顾的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没有什么差别,而由爷爷奶奶照顾的留守儿童其卫生状况则不如非留守儿童。大多数留守儿童在感觉缺乏关爱的同时,能够理解在外务工的父母,认为父母的辛勤工作使家庭经济条件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自己的独立能力也增强了,对外面的世界也有了一定的了解。^[25]

(五)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

许多研究发现留守儿童的生存状况较为恶劣,遭受人身伤害的比率达到19.21%,而非留守儿童仅为6.19%。经常受到他人欺负的留守儿童比例为10.96%,非留守儿童为4.26%,前者高出后者6.70%。留守儿童受到各种侵害的比率为46.39%,而非留守儿童仅为29.86%,高出16.53%。在打架斗殴、偷窃、抢夺、抢劫、赌博等5项犯罪指标中,留守儿童的总体犯罪率为12.54%,非留守儿童仅为1.55%,且留守儿童的每项犯罪率均高于非留守儿童,并呈现上升趋势。^[26]由于监护人的照顾不周,留守儿童意外身亡的恶性事故时常见诸报端。如《潇湘晨报》报道,2011年9月30日,1岁8个月大的留守女童小梦,一动不动仰天躺在已经死亡的奶奶臂弯里7天,身上爬满了蛆虫。人民网报道,2012年5月6日,江西省宜春市郊区一个偏远山村5名留守儿童溺水身亡。

(六)有关留守女童的研究

与非留守儿童和留守男童相比,农村留守女童处于“弱中之弱”的地位,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弱势群体。有学者研究指出,在现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留女不留男”的人为性选择既是农村妇女非农转移迟缓的副产品,也是乡村社会

在由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转变过程中文化失调的重要表征。当前,处于以传统性别意识为主导的村落文化氛围中的大量“留守女童”,在接受教育、精神心理发育、日常安全保护等方面比“留守男童”更易出现问题,如果任其加重扩展势必会对未来的农村家庭结构、功能及其关系产生重大影响。^[27]多数研究表明,农村留守女孩存在较大的心理健康问题和言行偏差,其中年龄较大的内地留守女孩更多表现出学习焦虑和恐怖倾向,而沿海留守女孩则更多出现情感饥渴和厌学、厌世倾向;农村留守女童的自我保护意识和科学的性健康知识匮乏,在受到不法分子侵害特别是性侵害的危险系数相对更大。有的学者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了全国农村留守女童的规模、结构、地域分布等基本情况,重点阐述了农村留守女童的受教育状况、照料状况和大龄留守女童的就业状况等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表达了对留守女童的深层忧虑和同情,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关心、关爱农村留守女童,提出如下代表性对策建议:第一,各地政府部门、学校、群众组织和其他相关部门应采取社会支持行动,如建立寄宿制学校,建立托管中心,实行代理家长制,在社区建立亲情活动室,等等;这些行动既要有针对留守儿童的,也要有针对全体农村儿童的;既应有短期的,也应有长期的;既要有民间自发的,也要有政府推动的。^[28]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城乡差距,破除维系多年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进城后能享受到市民的待遇,解决其后顾之忧,是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所在。^[29]第三,充分利用农村现有的教育资源,扩展农村学校人格教育与心理辅导的功能,充分发挥学校的作用。第四,在综合考虑农村留守儿童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在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上以社区作为行动主体,充分发挥社区对留守儿童的帮助关爱作用。^[30]

四、国内留守儿童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纵观上述研究成果不难发现,2004年以来,随着政府与社会对留守儿童问题关注力度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及相关机构对此问题进行考察与研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取得可观的成果。同时,我们也要客观公正地指出相关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以为后来者提供理论参考。

第一,相关研究概念不清晰。概念是理论研

究的基础,然而学术界在界定留守儿童内涵与外延时仍存在分歧。例如,父母外出多长时间才算留守儿童,研究者尚达成共识,也没有弄清父母外出时间长短对留守儿童影响程度的大小。关于留守儿童年龄的划分也不统一,有的学者以18岁为上限进行研究,有的则按初三为上限进行分析。年龄口径的差异,直接导致留守儿童数量估算产生偏差。由于核心概念不清晰,有关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至今仍没有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权威分析模型,理论体系的建立更是无从谈起。

第二,研究视角的片面性。一方面是研究角度的单一性,不同学科仅从自己的单一学科角度研究留守儿童问题,跨学科的交叉研究少,学科间缺乏交流融合,难免使研究结果缺乏整体性。另一方面区域性的研究多,跨区域的研究少,有的学者根据某一区域的研究资料来推论全国的情况,难免导致结果误差。研究视角的片面性使研究成果的应用价值大打折扣。

第三,在研究内涵上侧重应然研究,实然研究薄弱。当前学术界对留守儿童的概念、特征、内涵、规模、现状等研究成果较多,但对如何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尽管有的学者对留守儿童的问题及现状做了描述性研究,留守儿童的数量、地域分布、监护类型等可以通过实证性的研究直接反映出来,但留守对儿童造成的心理影响、情感生活以及未来发展的影响等则很难通过数据反映。同时,造成留守儿童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数据也很难反映哪些因为留守儿童自身造成,哪些因为父母外出造成。这就要求我们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大解释性研究与探索性研究的力度。

第四,在研究对象上关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及留守女童研究较少。当前学术界对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河南、湖南、湖北、安徽等人口流动大省,对云南、西藏、新疆、海南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研究相对较少。受民族风俗习惯、经济发展条件的影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留守儿童更具有特殊性,对其的研究分析也就更需要第一手资料。由于重男轻女的传统文化和女童自身生理条件的限制,留守女童的处境比男童更加困难,但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很多缺乏从社会性别视角进行深入研究的学术力作。

总体而言,目前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了社

会各界广泛的关注,相关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仍然有一些领域尚未涉及或涉猎不深。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政府明确提出城镇一体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将农民工转市民的政策目标,相关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应该抓住这一契机,为留守儿童问题的最终解决积极献言建策。今后我国留守儿童问题研究应特别注重做好以下工作:首先,澄清有关概念的内涵外延,加强理论研究,建立经典研究范式并形成理论体系;其次,加强学科交流,广泛吸纳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参加,打造专业化的研究团队,创新研究方法,提倡系统性、整体性、多学科交叉的研究,切实避免单一性、片面性的研究。第三,避免低水平重复,围绕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留守儿童以及留守女童等关键性问题进行创新性、实地性、应用性的研究,提出合理可行的对策建议。第四,加强国际学术对话交流,借鉴国外有关留守儿童研究的经验,提升国内学者的国际化视野。我国作为世界留守儿童数量最多的国家,相关问题研究应该也能够成为国际相关学术领域借鉴的范本。

[参 考 文 献]

- [1] Cheng T, Selden M.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J]. The China Quarterly, 1994, 139.
- [2] Coronel E, Unterreiner F. Social impact of remittances on children's rights[J]. UNICEF-Philippines, 2005.
- [3] Bryant J. Children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s in Indonesia, Thailand and the Philippines: A review of evidence and policies[J]. Innocent Working Paper, 2005.
- [4] Parre R. Long distance intimacy: Class, gender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mothers and children in Filipino transnational families[J]. Global Networks, 2005, 5(4).
- [5] R. Chen, M. Madambn Geneva. Migrant Labor: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J]. ILO, 2000.
- [6] Jones A, Sharpe J, Sogren M. Children's experiences of separation from parents as a consequence of migration [J]. Caribbean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04, (3).
- [7] Toth G, Toth A, Voicu O, Stefanescu M. Efectele

- migratiei; Copii ramasi acasa[J]. Soros Foundation Romania, 2007.
- [8] Bauer E, Thompson P. Jamaican hands across the Atlantic[M]. Kingston, Jamaica: Ian Randle Publishers, 2006.
- [9] Pottinger A. M. Children's experience of loss by parental migration in inner city Jamaica[J].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2005, 75(4).
- [10] Marroni M. siempre me ha dejado con loschiquitos y se ha llevado a los grandes; Ajustes y des-barajustes familiares de la migración[A]. In, Bassols D, Oehmichen, C. (eds.). Migración y relaciones de género en México[C]. GIMTRAP, 2000.
- [11] Hanson G. H, Woodruff C. Emigration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Mexico[J]. Working paper, 2004.
- [12] Delancey J, et al.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of left-behind children: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in rural China[J]. Qual Life Res, 2010, (19).
- [13] Mansuri G. Migration, school attainment and child labor: Evidence from rural Pakistan[J]. Mimeo, World Bank, 2006.
- [14]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 <http://www.women.org.cn/all-news/02/1985.html>, 2008, (3).
- [15] 人民网. 全国留守儿童调查对象. <http://finance.people.com.cn/stock/GB/217390/220323/14535660.html>, 2011, (5).
- [16] 李庆丰.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发展的影响——来自湖南、河南、江西三地的调查报告[J]. 上海教育科研, 2002, (9).
- [17] 段成荣, 周福林. 我国留守儿童状况研究[J]. 人口研究, 2005, (1).
- [18] 高亚兵. 不同监护类型留守儿童与普通儿童心理发展状况的比较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 2008, (7).
- [19] 陆继霞, 叶敬忠. 我国农村地区同辈群体对留守儿童的影响研究[J]. 农村经济, 2009, (12).
- [20] 李庆丰.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留守子女发展的影响——来自湖南、河南、江西三地的调查报告[J]. 上海教育科研, 2002, (9).
- [21] 林宏. 福建省“留守儿童”教育现状的调查[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3, (3).
- [22] 熊磊, 石庆新. 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与教育对策[J]. 教育探索, 2008, (6).
- [23] 雷芳. 不同地区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和人格特征比较[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0, (1).
- [24] 岳慧兰, 傅小梯等. “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研究[J]. 教育实践与研究, 2006, (10).
- [25] 叶敬忠, 王伊欢等. 父母外出务工对留守儿童情感生活的影响[J]. 农业经济问题, 2006, (4).
- [26] 张克云, 叶敬忠.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的留守儿童干预措施评价[J]. 青年探索, 2010, (2).
- [27] 董士县. 山东省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的调查与分析[J]. 山东警察学院学报, 2009, (4).
- [28] 贾香花. 家庭教育“缺位”与学校教育“补位”——农村留守儿童人格发展问题及解决路径[J]. 辽宁教育研究, 2007, (5).
- [29] 黄颖, 叶敬忠. 农村基础教育中村级社区的作用发挥——基于留守儿童支持活动的调查和思考[J]. 教育学术月刊, 2007, (9).
- [30] 周全德.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农村“留守女童”问题[J]. 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 2008, (3).

A Summary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Both in China and in the World

YANG Guo-cai¹, ZHU Jin-lei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of Nationalities, Kunming 650031, China;

2. Yunnan Daily, Kunming 65003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a summary review of 6,611 research papers published between 1993 and 2012 on left-behind children in China and finds that they are related to education, psychological health, personal safety, supervision, emotions, sex ratio, social dilemma, scale, distribution, etc. The weaknesses in these researches are related to the vague concepts, one-sided perspectives, mono-disciplinary approach, focus on description rather than interpretation, and neglect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the borderland. The solutions include th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cooperation, innovation and international vision.

Key words: left-behind children; social harmony; urban-rural structure

[责任编辑: 黄龙光]